

明清文化与文学研究·罗时进主持

地方性书写何以成为典型文学叙事

知识作为实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存续发展的基础和动力,而源于某种特定地理环境、人文传统与日用经验的地方性知识,是人类知识版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;也正是多样化的地理因素、地方历史、地域文化汇入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,形成了复杂、多元的社会文化结构,并使得这种文化结构丰富而生动。

在文学知识版图中,地方性知识具有重要地位。那些深植在地方生态环境、地方历史文脉、地方社会场域中的知识汇摄了方俗习惯的日常行为,承载着世代人群的文化记忆,体现出社会变迁中的智慧和精神,以之形于文笔,使地方文学叙事在文学整体版图中能够显示出独特的内涵、特殊的意蕴。

客观而论,文学研究者关注、重视地方知识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经验性行为,产生了许多具有学术价值的成果。然而在深化探讨中仍要思考一系列问题:地方性何以表现民族性,地方语境何以体现时代语境,地方文脉何以嵌入历史脉络——切近一些来说,地方性书写何以成为典型文学叙事? 风土人情、方言俗语、时节风物、口传掌故……都是必要的元素,但最重要的是发掘“地理—人文”中特殊的精神脉络,选择典型的人物或事件加以表达。它可能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故事,一段文采风流或一段创伤性记忆,但必然是在一般性中包含特殊性、在普遍性中可见差异性、在历史性中体现典型性的精神标志,是一个具有文化价值和影响的显性符号。这就要求作为典型性文学叙事的地方性知识书写,既要注意文学、文化发展多元性中的同构性,也要注意差异性。将差异性作为衡量要素,是强调一种规律:重复性(性质与规模)较低,则叙事价值较高。

本栏发表的两篇论文都属于地方性文学知识书写。童岳敏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徽学研究,更多聚焦于桐城文化、文学领域,其成果颇有识见。新作《从故国到新朝:龙眠诗学生态的形成及其谱系传衍》将“龙眠诗学”这个徽学中的显题置于明清易代这个特殊时间范畴来讨论,就具有意味和意义了。作者认为:“就桐邑诗学生态而言,既有遗民色彩的典型化呈现,也涵容着传统的地域诗学特质。这种混层化诗学共同体的形成体现了地缘、血缘及学缘的关联,在故国与新朝的诗学语境中形成了同声共气的聚合,也展现出重师法、尚实学、崇阅历的创作特性。”全文引证材料丰富,阐释逻辑缜密,观点具有新意,是用心之作、倾力之作。

袁麟副教授近年来勤于研究事件文学,所发论文都引人关注。其《清代扬州题襟馆的空间功能与文学书写》则是对清代扬州一个文学事件的研究。清代扬州盐官的文学身份和诗文创作是值得长期关注的话题。与王士禛在扬州期间的文学活动研究相比,学界对曾燠的关注似乎稍逊,虽然其建造题襟馆事件已经进入学者视野,但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。作者将其视为“地方文学景观”,从“生活空间”“竞胜空间”“记忆空间”层层展开论述,认为题襟馆作为扬州“地方性知识”具有“稀缺性”和“不可替代”特征,所论有据,这就使曾燠及其题襟馆文学活动在清代文学版图中凸显出来,自可列入“典型文学叙事”。